

文明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

——读李姗姗《器成千年》

□王 巍



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的考古人,我始终认为,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理解考古、亲近文明,是我们这代考古人的重要使命。当我翻开李姗姗《器成千年》这部长篇章童话时,既惊喜于它对三星堆文明的生动再现,更感动于它以孩童能理解的方式,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温暖的笔触,将三星堆的神秘、中华文明探源的厚重与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化为孩子们能触摸到的故事,是一部向青少年普及考古知识、传承文明基因的佳作。

文明探源的生动解读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星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如何让这份“实证”走出学术殿堂,让孩子们理解其价值?《器成千年》给出了答案。

作品以三星堆的核心文物为线索,却没有停留在对文物的简单罗列上,而是通过小泥巴“堆堆”的眼睛,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古蜀世界,让孩子们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堆堆”参与祭祀大典时,青铜神树的枝干伸向天空,神鸟栖息于果实之上,蜀王手持金杖的身影在仪式中浮现——这些场景虽经童话化处理,却精准捕捉了三星堆文物的精髓。青铜大面具“双眼突出、大耳舒展”的形象,青铜立人“双手环握中空”的独特姿态,都在故事中自然呈现,让孩子们得以记住这些标志性器物的特征,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以童话语言消解了专业壁垒。

更难得的是,作品没有将三星堆孤立看待,



而是暗含了“多元一体”的文明观。“堆堆”在宫殿里偶遇的青铜龙形饰、玉琮,在祭祀坑见到的与中原相似的铜铃、石磬,都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区域文明交流的见证。而当“堆堆”在展柜中看到三星堆文物与其他地区的古代器物隔空相望时,小读者会直观感受到:中华文明是各区域文明像江河汇海般共同造就的。这种认知,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各区域文明长期交流、相互促进”的结论不谋而合。孩子们在故事中接触到的青铜礼器、玉器仪仗,不仅是古蜀人的创造,更是整个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见证。

通过这些描写,《器成千年》巧妙地將三星堆纳入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它让孩子们明白,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高耸入云的神树不是天外之物,而是中华文明星河中一颗璀璨的星辰。这种解读,既尊重了考古事实,又为青少年理解多元一体的文明观提供了生动范本。

以童心视角架起古今桥梁

考古的魅力在于连接过去与现在。考古知识的普及,最难的是找到与孩子的共情点。《器成千年》的高明之处,在于选择了“泥巴”这一最朴素、最贴近孩子生活的意象作为主角。这个看似朴素的设定,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小泥人“堆堆”的旅程,是一场关于成长与价值的探索。它从陶器工坊里的一团普通泥巴开始,怀揣着“成器”的梦想,见证了陶器的诞生、青铜器的铸造,最终以承载历史信息的土壤样本身份走进博物馆。陶窑里的盘筑法、青铜作坊里的范铸法,都是以孩子能理解的语言解释了“陶器如何诞生”“青铜器如何铸造”的疑问,把考古报告中枯燥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具象的场景。这个过程中,“堆堆”的每一次变身、每一次遇见,都在悄悄告诉孩子们,一件文物的诞生,需要无数次的打磨与尝试。文明的创造始于平凡,就像泥巴可以变成精美的陶器,普通的土壤中也藏着历史的密码。

“堆堆”的“变身能力”可谓神来之



由歌唱。文字仿佛被月光浸透,弥漫着草叶与夜露的清香。不过,蟋蟀猎人的脚步打破了这份宁静,从“在花篮里做梦”到“舅舅来讨教兵”,旋律悄然流转,进入第二乐章,作家化身交响曲的演奏者,将玉顶的命运娓娓道来。它意外被带入人类家庭,虽囿于陶盆,却幸运遇到了温和的小主人和善良的壁虎灰灰。它展现出不凡的格斗天赋,本可安稳度日,直到小主人的舅舅登场……这一部分宛如一段平静的间奏,但在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预告着一场未知的波澜。

不喜争、不恋战的玉顶被推上命运的擂台,凭智取、巧取险胜了两场格斗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竟是昔日好友——被蟋蟀猎人抓走的铁头……几场惊险紧张的蟋蟀格斗赛和玉顶、铁头的艰难归家之路,在作家的妙笔下铺陈开来。他变身交响曲的指挥,从“是走,还是留”到“月光曲,无穷无尽……”挥洒出似疾风席卷骤雨的第三乐章,情绪汹涌,情节跌宕,最终在月光无尽的温柔照拂下,归于深邃而辽远的宁静。

赵丽宏坚信,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不动声色、深入浅出地讲述入世的哲理,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在《月光蟋蟀》的创作中,他有诗人的澎湃激情,调动散文家的绵密深情,以闪亮的笔触,为孩子呈现了喧闹世界中的一方纯净之地。他主张以真诚之心与孩子平等对话,他追求的“纯净”,是回归“万物有灵”的本真境界:不仅是蟋蟀玉顶和铁头,还有甘为朋友断尾的壁虎灰灰以及护送铁头无畏踏上归家之路的流浪狗黑豹,甚至每一株随风低语的草木、每一只恣意鸣唱的秋虫,都被赋予了尊严与灵魂。

《月光蟋蟀》对万物的深情凝望,其源头可追溯至赵丽宏早年在崇明岛的岁月。彼时,干草堆中彻夜不歇的蟋蟀吟唱,深深慰藉了劳作一天的年轻心灵;月光洒满乡野,也照亮了他最初走向文学的那条小径。那些震颤灵魂的瞬间,历经岁月沉淀,化作文字中的灵气与力量,成为《月光蟋蟀》的土壤。在困境中振翅高歌的蟋蟀,也是作家自身精神的写照。恰如他曾于迷惘困苦中写下的诗歌《火光》中的诗句:“倘若这世上还有清醒的眼睛/火光就定能传达我心中”的呼唤。”这种在困境中依然追寻光明的生命姿态,烙印在《月光蟋蟀》的每一个篇章中。

书中反复吟唱的“我在月光下歌唱,我是自由的精灵”,不仅是蟋蟀的宣言,更是赠予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箴言;而“勇者胜,智者胜”“我们格斗,是锻炼身体,不是给人取乐的”等语句,则在叙事中自然渗透品格与智慧的教育。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并未提供单一的价值观:蟋蟀猎人的残暴、斑螭的巧取豪夺、钱庄老板的玩物丧志——这些角色的存在,为童话世界注入了现实的厚度,真实且复杂。小读者自会寻到光的方向,辨别善恶是非的界限。

或许,在赵丽宏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位为万物吟唱的歌者。他以《月光蟋蟀》让我们记住:万物有灵,月光永恒,但生命之声,永不沉寂。

(作者系童书出版人)

笔。它能变成青铜小立人、高柄豆,甚至模仿青铜大面具的模样——这种充满童趣的设定,既符合孩子对“变形”的想象,又传递出一个温暖的理念:承载文明的不只是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平凡的泥土、普通的器物,每个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都是文明传承的一部分。这种视角,与遥远的古蜀文明变得可感可及,也让孩子们更容易与历史产生共鸣。

在童话中定格考古初心与时代气象

作为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亲历者,《器成千年》对新时代考古技术的呈现和考古人精神的细腻刻画让我特别感动。它没有把考古塑造成浪漫的探险,而是展现了这项事业中科学、严谨与热爱并存的真实面貌。考古不是“寻宝”,而是一场需要科技、耐心与协作的“文明守护之旅”。

作品中,考古大棚里的场景令我倍感亲切:年轻队员穿着防护服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工作,修复师用三维技术还原文物,智慧系统实时监控坑内环境。这些细节绝非虚构,而是我们在三星堆发掘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技术,作品还原了新时代考古“科技赋能”的理念和特点。

书中对考古人情怀与工匠精神的刻画同样动人。修复师面对文物时的专注,队员们为保护一件器物反复推敲方案的执着,为了保护脆弱的文物而设计的吊箱操作法,为了留存每一份信息而对填土进行采集、编号、记录……这些都是三星堆考古团队辛勤工作的浓缩。书中那句“让文物活起来”的朴素愿望,道出了考古人的心声。我们在三星堆的工作,不仅是发掘文物,更是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让公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重。

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器成千年》以童话为桥,让孩子们在欢笑中触摸文明的温度,在好奇中种下探索的种子。读完这本书,孩子们或许更加能够理解,所谓文物,亦是有关事、有温度的“文明使者”,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文明印记。文明不远,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在考古人的手心里,更在每个心怀敬畏与好奇的人心里。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历史学部主任)

诺亚的幻想儿童文学创作常有能突破思维定式的想象能力,有着鲜活的、孩童般的创造力。《白夜梦想家》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束缚、不见套路的童话。青年作家诺亚力图呈现的,是一部既自成一格、又致敬经典的当代“新西游”。

《白夜梦想家》起笔于病房,又穿梭于多维空间之中。第一维空间里,医护人员向一个小女孩许诺:睡一觉,一切都会好。这个女孩恰逢生日,但她没有等来任何亲朋好友。沮丧的女孩在心中默念,不要醒来。当她被唤醒时,进入了第二维空间。这里是现实的校园,女孩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没有人觉得很奇怪。没有“存在感”的女孩渴望逃离,忽然听到一颗“北极星”的低沉感叹:“五百年了。”第一维空间里,女孩最喜欢的娃娃是齐天大圣。第二维空间里,女孩被指认为500年前的“师父”。由此,故事迅速进入第三维空间。这个空间,是拨动了数代儿童心弦的经典之作《西游记》。诺亚笔下,女孩决定解救北极星。接下来集齐师徒四人组,心怀各自的愿望向北极出发,一路“北游”。北游路上,北极星给没有名字的女孩起名叫“梦想家”,女孩在历险中被被遗忘的边缘人一点点找回自信,并逐渐确认了自我。

《白夜梦想家》明显具有“后现代”的思想因子,随处可见颠覆、解构、戏仿、拼贴、戏谑。上天入地的想象中,作家还从容地与“现实”、“当下”打着招呼,为故事赋予生活的气息。比如,压制北极星的魔力符咒,上面的字竟然是“蛋糕八折”。作品中善意的调侃、喜剧性的“梗”无处不在:女孩和北极星是被“海带”和“紫菜”抓到了“龙宫”;师徒预想即将面对威震四海的“龙王”是一只小海马,龙王的三太子是一棵可爱的球藻。收徒北游后,球藻没有变成白龙马,而是变成了一辆自行车。作品以颠覆、解构的方式营造出饱满的喜剧感。

当然,“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往往会以“颠覆”的方式指向虚无,但诺亚的《白夜梦想家》背后是饱满的温情和善意。作家的“颠覆”是为了“修复”与“重建”。因此,《白夜梦想家》是一部典型的童话,是一部富有寓意的、治愈心灵的童话。面对这个没有存在感的、孤独的小女孩,作家之笔,努力化滞重悲伤为轻盈诙谐,描摹出这个孤独、恐惧的小女孩逐渐找回自信心的心灵成长镜像。作品在每个人物形象身上赋予寓意。沿途,孤独的女孩收获了被保护的温暖,收获了对相互间的牵挂。他们遇到的不敢与人对视的小西瓜,堪称女孩自我的化身,是一个镜像式的角色;他们穿越猫之国,努力不被诱惑迷



评诺亚《白夜梦想家》

崔昕平



失,坚持了“自我”;他们经由镜子国历险变得更加勇敢,并勇敢地给予他人帮助。北极星一角,是曾经的齐天大圣——想象世界中无所不能的护航者,百般迁就的引路人,也可视为女孩父亲的精神化身。作品每章结尾,都有一位陷入沉思的徒弟。这些反转在产生喜剧感的同时,也都暗含隐喻,指向心灵深处的盲从与自我迷失。一路的北行,女孩修复了曾经失去的信任感、安全感,也建立了自信心,找到了属于自我的存在感。

《白夜梦想家》在努力走出一条属于当代童话的创作之路,颠覆、解构、戏仿等技法的运用,支撑起作品富有新异气息的幻想空间。作品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主要推动力,同时又很注意细节。每个想象的角色,都赋予了言语、动作、心理的细节。同时,作品凸显了对经典作品的巧妙化用与轻盈致敬。作品的主干情节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致敬,除此之外,还与《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安徒生童话里的《坚硬的锡兵》《海的女儿》,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等都有关联。小读者们可以在阅读中不断邂逅经典童话中的人物或桥段。也因此,《白夜梦想家》生动呈现了童话文体的想象之美、情感之美、浪漫之美和创新之美。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山西省作协兼职副主席)

“南方”的寓言

——王勇英《狼洞的外婆》读札

□曾 攀



了人世间,与他人、与世界交往、相处,逐渐形塑了自身的情感结构。而具体到外婆家的私人空间,则构成了白果新的生存域与认知域。小说试图探索的是白果童年创伤的疗愈,她在陌生的世界中艰难地完成了自我意识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狼洞的外婆使白果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依靠父母,到与外婆相依为命。当然,这个过程不得不经层层叠叠的精神磨砺,如此代表着在新的城市空间与生活场域中,白果的心理复原与重建历程。

具体来看,白果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切、饱满、亲爱无比的外婆。“洗发水的气味、香皂的气味,还有狼洞的外婆身上的汗水都混杂在湿润的水汽中。白果喜欢这种气息,在这种气息的包围中,她心慌,也不惊恐。”外婆是她幼小心灵中的“镜像”,由远及近,既陌生又熟悉——白果通过凝视、经验和体悟而确认新的自我。有趣的是,《狼洞的外婆》实际上采取的是外婆和白果的双视角叙事,二者互相观察,外婆作为引导者,令白果的视阈转向更广阔的外在世界。由此,白果结识了小伙伴陈三怕,他们一起喂喜鹊、养喜鹊,与喜鹊为友、为伍,亲近自然。“看到白果那么关心疼爱喜鹊,狼洞的外婆心里是欣慰的,白果是有爱心的孩子,她现在能和小鸟成为朋友,以后慢慢地也就敢与别人成为朋友。”喜鹊一家的行迹,外婆、白果与四只喜鹊的交互,都充满了意蕴,一是喜鹊本身的象征意味和它们的习性、情谊,与孩童的爱和趣是同构的。二是呵护、喂养的过程与白果自身的成长互为镜照,“喜鹊们就这样飞来飞去,飞上飞下。白果坐下来,抬头看着它们,笑容在脸上悄然盛开”,彼此之间相互补益与启迪。三是白果与喜鹊建立联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自然万物中,逐渐显影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她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喜好,也调整与它们的情感关系,彼此成为对方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果为了保护喜鹊,突破了内心的阴影:当她最后走出精神藩篱,走向更多的他者和更远的天地,

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我的“养”成。对心智未开的儿童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周旋、角逐甚而反抗的无比艰难的生命时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狼洞”这一城市街区,经济关系与生活关系共存,这就使得外婆与周遭人等形成了最广泛的联系:房东与租客、顾客与朋友等关系,构成了特定的人情往来及其关联结构。白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交往与见闻是较为有限的,意味着她打开心扉的过程颇为复杂且艰辛。王勇英细腻描述了白果和喜鹊的共同成长,但人际的交往格局却相对松散且局促,最终打破如是境况的,是故事的最后,喜鹊从白果家飞到三怕家,再到安安家、陆丁家、阿越家,最终串联起了白果的朋友们。这是王勇英的匠心独运,也凸显了南方城市社区中独特的建筑布局和市井生活场景。

在南方城市中平凡无奇的“狼洞二组”,无论是母亲的出租屋还是外婆的顶楼小屋,无论是喜鹊、禾雀等鸟类,还是其中的气候、风俗、人物的性情气质,包括外婆的方言和白果等孩童的语言,都洋溢着南方的气韵和质地,或可视为一则“南方”的寓言。小说在白果这个南方女孩身上,探询到了最为内在的动力机制,以源自心灵的实质性衍变,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再造。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



为万物吟唱的歌者

评赵丽宏《月光蟋蟀》

□冉晓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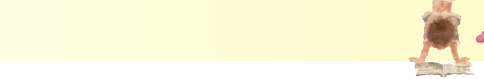


如果将赵丽宏50余年的创作收获谱作一曲浩瀚宏阔的交响,那么,他的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便是交织其中的重要声部。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蜚声海内外:《火光》《友谊》《江芦的咏叹》等诗篇被广为传诵,《山雨》《望月》《晨昏诸日朗》等散文名篇滋养了几代读者。

十多年前,赵丽宏开始为孩子们写作。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童年河》被评论家刘绪源誉为“儿童文学的意外收获”,静静流淌过百万孩童的心田。之后,他陆续推出《渔童》《黑木头》《树孩》等佳作,为孩子们书写成长与生命的寓言。2024年,童话《月光蟋蟀》问世。作品浸润着作家深厚的个人记忆和传统文化修养,感动了无数读者。

当“序曲”与“尾声”这两个属于音乐的名词,出现在一部童话的叙述中,我便知道,《月光蟋蟀》是作家与古典音乐的深情对望,是一曲与万物生灵的诗意奏鸣。在阅读中,我不断听见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回响:清冷与温暖交织的旋律,一如书中蟋蟀玉顶和铁头多舛的命运,它们受困于一方陶盆,被人类的欲望左右,却始终心怀对田野与自由的渴望,在绝望中不屈地寻找希望。这不仅是蟋蟀的歌唱,也是生命的抗争。

从“月光下的音乐会”到“蟋蟀猎人来了”,是交响的第一乐章。作家如一位心怀悲悯的作曲家,以清丽、悠长的笔调,谱写出月华倾泻下灵性万物的盛大合奏。青蛙、纺织娘、蛴螬、金铃子相继登场,草木随风低语,蟋蟀自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